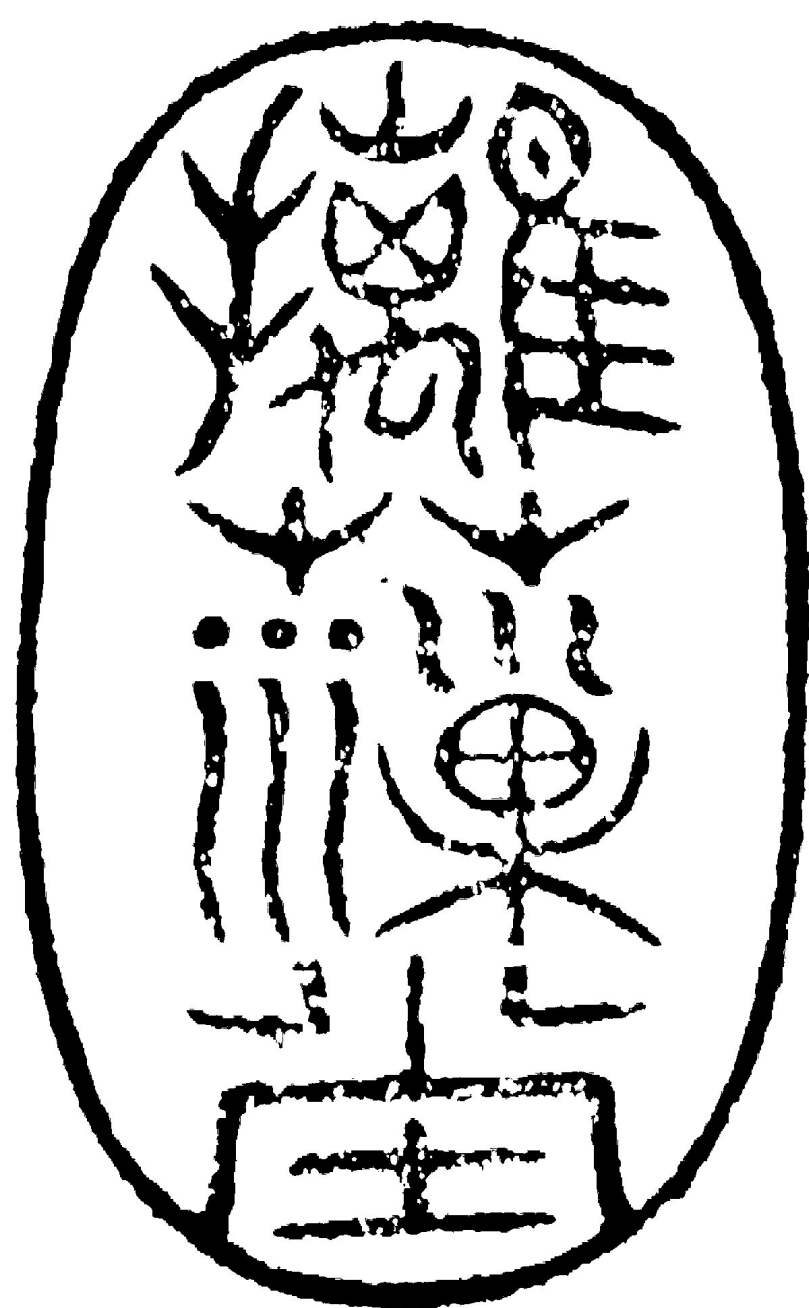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七
別集
第四
類冊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震川集三十卷別集十卷（其中有上下分卷者以一卷計實爲十一卷）明歸有光撰（別集）

卷一至卷三十

四二一—一

卷一至卷十

四二一—四三六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震川集卷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製讀歸有光易圖論

有光以為易圖非伏羲之書乃邵子之學似矣然知其
一未知其二有光不云乎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後之
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納甲飛伏卜數隻偶之類
可以易言既如是則伏羲之卦何嘗不具圖之義第
不可以圖謂足盡卦之理可耳余謂易以傳天道董仲
舒云天不變道亦不變則可知易亦不變或曰交易變
易正所謂變安得謂不變曰亦觀之天而已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一日而周三百六十五度其至變之中不變
者存焉道如是易亦如是又誰能為圖以概之有光蓋
有見於圖之局但語焉而未詳耳朱子恐人求易於虛
無神奇而反失實理故定為卜筮之書而每卦每爻皆
注之以占之者云云審如是則江西持筒賣卜者皆可
以言易矣其然豈其然乎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御製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震川集目錄

卷一

經解

卷二

序

卷三

論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目錄

議

說

卷四

雜文

卷五

題跋

卷六

書

卷七

書

卷八

書

卷九

贈送序

卷十

贈送序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目錄

卷十一

贈送序

卷十二

壽序

卷十三

壽序

卷十四

壽序

卷十五

記

卷十六

記

卷十七

記

卷十八

墓誌銘

卷十九

墓誌銘

卷二十

墓誌銘

卷二十一

墓誌銘

卷二十二

權厝誌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目錄

三

生誌

壙誌

卷二十三

墓表

卷二十四

碑碣

卷二十五

行狀

卷二十六

傳

卷二十七

傳

卷二十八

譜

世家

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目錄

四

銘

頌

贊

卷三十

祭文

哀誄

詞

別集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目錄

五

卷一

應制論

卷二上

應制策

卷二下

應制策

卷三

制誥

奏疏

策問

卷四

志

卷五

宋史論贊

卷六

紀行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目錄

六

卷七

小簡

卷八

小簡

卷九

公移

讞辭附

卷十

古今詩

臣等謹案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明歸有光撰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寺丞是編為其曾孫莊所訂首經解終祭文凡二十四體別集首論策終古今體詩凡十有一體初太倉王世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相與剽剗古人求附壇坫有光獨抱唐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目錄

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與之抗衡至詆世貞為庸妄巨子世貞初亦牴牾迨于晚年乃始心折故其題有光遺像贊曰風行水上渙為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蓋所持者正雖以世貞之高名盛氣終無以奪之自明季以來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者有光實有力焉不但

以制藝雄一代也文集舊本有二一為其族弟道傳所刻凡二十卷為常熟本一為其子子祐子寧所刻凡三十二卷為崑山本去取多不同而常熟本尤為舛漏莊以家藏鈔本互相校勘又補入未刻之文彙為全集刻於國朝康熙辛亥未竣而莊歿其姪珩為續成之莊嘗極言舊刻本之謬詆斥不遺餘力然攷汪琬堯峰文集有與莊書二篇又反覆論其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目錄

改竄之非至著為歸文辨誣以攻之是莊所輯亦未為盡善也然舊本文多漏畧得莊掇拾散佚差為完備既別無善本今亦從而錄之有光詩格殊不見長汪琬乃為作箋註王士禎頗以為譏今未見傳本殆當時衆論不與即格不行歟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七千八十三

集部

震川集卷一

明 歸有光 撰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卷一

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旁推而行之者為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行之是明者之述也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卷一

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而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圜圖於其中又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為圖又填圖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圜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文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為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

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圖可方一入於圖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行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卷一

三

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為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

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辨其為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為此圖不當謂傳為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此卦氣傳何為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此八用傳何為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為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為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欽定四庫全書

震川集
卷一

四

或曰子以易圖為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為作易之本理亦

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為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為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筮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為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為之

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為上下孰為左右孰為乾兌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以為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

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作易凡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繁然者莫是過矣今夫治之所貴者

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揚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辨也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著而起著之半故為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扚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八必有十六之餘

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扚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為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扚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為正掛扚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則九也掛扚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扚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為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為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為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為少陽之二十

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於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於二十四此歷家逆行之術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

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鯀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陽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詠筮則謂之稽疑察肅又哲謀聖之應則謂之

庶徵以皇極歛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又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叙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為肅為乂為哲為謀為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為狂為僭為豫為急為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

所以厚民也為之飲食為之貨賄為之祭報為之居室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日月星辰之數協歷之數治歷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

則既為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乂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乂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

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況人主為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謫見於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己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為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為肅乂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為狂僭豫急蒙之應驗之為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憂喜

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天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為之下因其上而為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為之從革曲直

因其稼穡而為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又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為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為彛倫之攸叙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即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

體本從而可以作又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為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歷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為之政仰觀天運而為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義和之職最重故胤征以倂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為近乎卜祝之間

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微者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為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衆福以敷錫於民也庶民得於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有成就之功亦時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於其有為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於極而不罹於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於極矣虐斂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斂獨而畏高明又於其有能者與之以官

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於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為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明以建極為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為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為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